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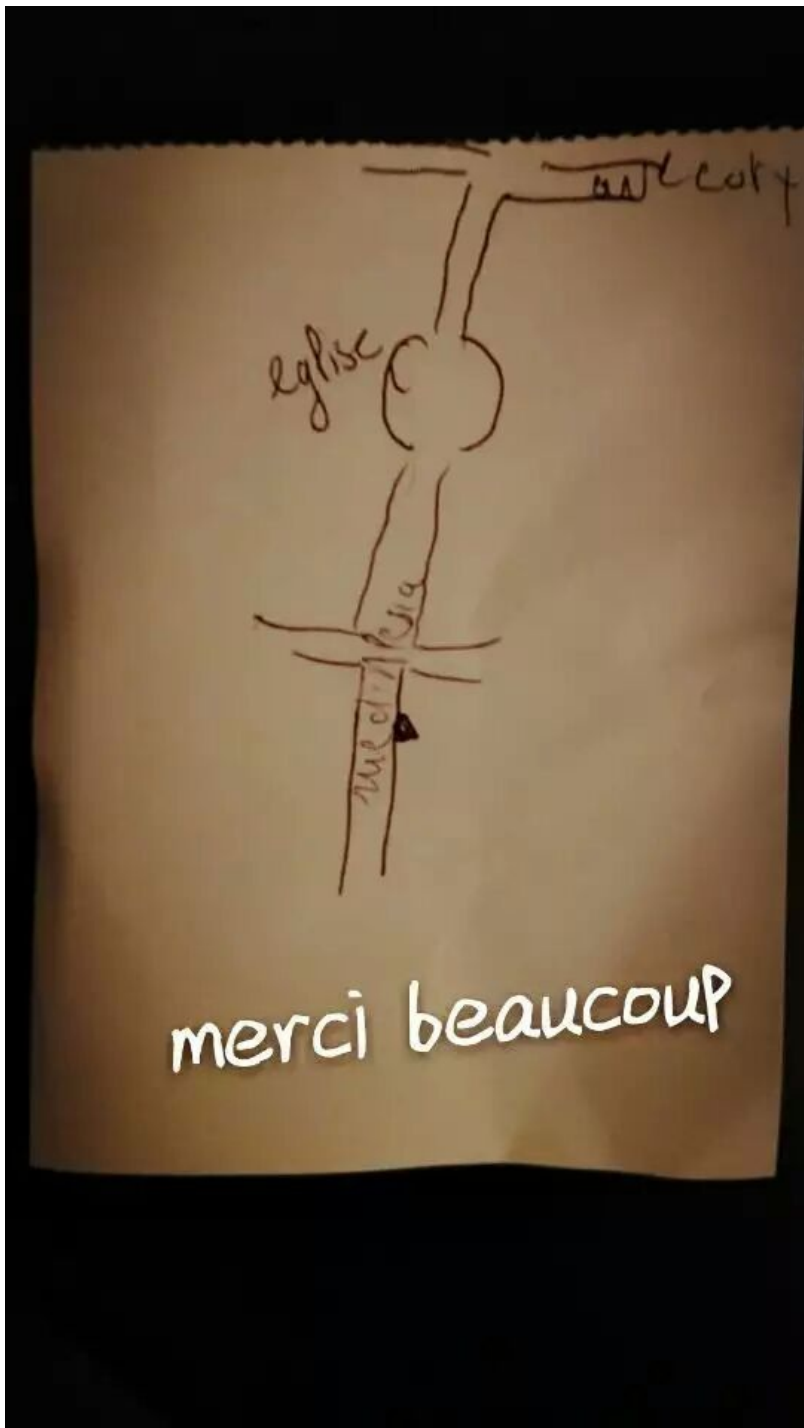
一个人行走在欧洲

2017-05-16 14:19:54

如今已是四月末。去年8月底去的巴黎，12月底回的上海。在巴黎（不如说是在欧洲来得更为准确），我差不多待了四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从回到上海的时间算起，到我今天写下这篇小结也差不多度过了和在欧洲同样的时间。新的四个月的记忆中，我又慢慢习惯起了之前的生活状态，在学校里上课、和同学打闹。我知道未来我还会度过很多个“四个月”的时间。所以那一段独特的时间终究会离我越来越遥远。我的记忆也会越来越模糊。因此，我想，我要将所有难忘的并且我也不舍得忘记的回忆都好好记录下来。以下你们读到的，都是我所最珍视的一些回忆。在巴黎生活的日子里，我想与我最“息息相关”的就是语言这样东西。相对于法国整体而言，巴黎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英语水平已经算不错的了。然而即使是这样，你生活中还是会接触到很多不会说英语的人。而我最初的法语水平，也只能说出最基本的“Bonjour”（你好）和“Merci”（谢谢）而已。所以很有趣的是，每次当我说出标准的一个“Bonjour”之后，我就开始处于一脸懵、很尴尬的状态。因为，我向别人问好之后，有时别人就回了我一串法语，我也听不懂。而有时，是我应该继续向别人说出我的需求，而我只能用英语和“指手画脚”去描述，心里也会担心对方是否明白我的想法。所以，在法国生存，我必须好好学法语。在巴黎学习的日子，可以说，我最重视和最喜欢的就是法语课了。教课的Madame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她是个西班牙人，她会的就是西语和法语。所以她教课也是用法语教法语。这看似对我们学习的人是个挺大的障碍，不过我想这对她而言未尝也不是一个挑战。Madame要解释的一个单词，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明白，那她就只能竭尽她的全部表演天赋去诠释这个单词。所以如果这个单词是鸭子，那我们亲爱的Madame就不得不抛弃她的优雅，在课堂上模仿鸭子发出“嘎嘎”的叫声。不过她总也不在乎，我们看着她忍俊不禁，她也跟着哈哈大笑。如果遇到比较幸运的情况，在座有同学知道她说的那个法语单词，在有人还疑惑的时候，脱口说出相对应的英语单词，于是大家都恍然大悟。于是Madame就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一个英语单词就搞定了，我还要那么费力解释。”课上最好笑的是一个巴基斯坦的男孩儿，大大的眼睛，留着一口浓密的大胡子，每次他说错或者是认真问老师的样子，真是“无心的”可爱。他一说话，我就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笑。因为他太cute了。



（在Madame家中，中间是亲爱的Madame本人，她右边就是可爱的那个男孩儿）
学会了一些法语之后，自己常常就想着要去“证明”自己的法语能力。于是，即使有时能用英语，我也非要用法语跟别人对话。然而通常的情况是，我要办一件事，我就在Google翻译上先写好英语，然后再翻法语。于是之后我就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法语背出来。每次自己能够用法语和别人交流办成一件小事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无比的成就感。然而法语不通确实也让我遇到了一些麻烦。有一次在家走楼梯把脚扭了，休息了几天还肿。我就自己跑到医院去看脚。我挂了号，我就坐在一个地方等。我等了两个小时都没人叫我的名字。附近一个诊室的医生出来叫病人，看到我还坐在这里，就觉得不对劲，而他也不会说英语，就又把把我带到负责挂号的工作人员那里。然而挂号的阿姨也不会说英语。于是我就不知道根本发生了什么。本来等了两个小时的委屈也爆发了出来。最后发现原来是给我看病的医生的诊室在另一边，而我坐在这边。于是医生叫了我好几次我也不知道。最后医生就见到了一个哭的稀里哗啦的病人。而病人也把她早先背好的用来描述自己病情的法语忘得一干二净。语言很重要，不过有时你会发现其实人们沟通的方式并不只有这一种。有次自己在一个地方迷路了。于是我去查看路边的地图。然而地图其实立得很高，又是密密麻麻的。我一个大近视看也看不清。路边走过一个阿姨，她走过来问我是在找路吗？我赶忙说是。等我把家里的地址给她看了以后，她就开始告诉我说怎么走。可是这下复杂的法语我就听不懂了。估计是看出了我的迷茫。阿姨拿出随身带的一个小本子，开始在上面给我画地图。我拿着那张小纸条，心里感到特别温暖，最后也高高兴兴地找到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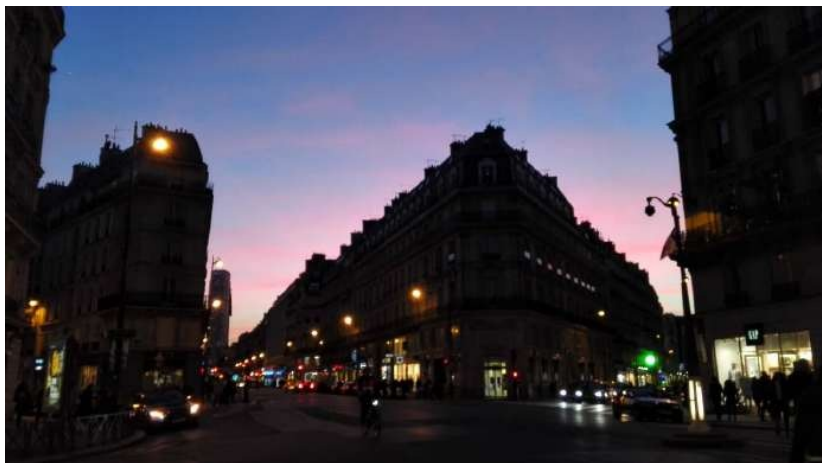


(阿姨给我的地图) 离开巴黎到其他欧洲大地“开辟疆土”也是让我记忆深刻的事。受到以前看过一些背包旅行的书和纪录片的启发，我在完成了与巴黎同伴的西班牙之行后，决定一个人去完成后面大部分的旅行。于是因为一个人，我又收获了许多与众不同的经历……独自旅行，我所享受的一方面是自己安排行程的自由和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另一方面我也很期待在旅途中所遇到的人。在萨尔兹堡，我遇到了一个比利时大姐。她一开始向我确认公交车的讯息，后来我们发现大家都是要去同一个地方。于是就和她一起完成了一天的游览。这个大姐很活泼有趣。她和我抱怨她的男友，谈论对于旅行的看法……真希望未来的我也还像她一样热情、活力。还有一次我得连夜从苏黎世坐大巴到巴黎。晚上十点多我先是到了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一个人乘大巴总是怕错过车或是误了车。于是我总是急着寻找同伴。在车站，我就发现了一个从智利过来交换的男生。他不太会说英语，不过在努力学习说法语，于是我们只能用两种语言胡乱交流着。他问我手机里有没有西语的歌，于是我翻出了一首给他看。他看了之后笑了起来，他给我解释那首歌的歌名。原来是“**broken heart**”。一会儿过后，他突然拿起了身边的一个大包，居然拿出了吉他，然后就弹唱起了一首好听的西语歌。这本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可惜，因为受了这位小哥的误导，我们双双错过了大巴。本来我们要搭乘的是flibus，但是因为来的那辆车是被收购的另一家公司的。小哥跟我说肯定不是的。于是我就听信了，就错过了。不过至少我享受了美好的西语歌live，也值了吧！难得来一趟欧洲，总是想要尽可能地多玩一些地方。可是毕竟没有太多的钱，于是就穷游。要乘便宜的航班就得起得早，机票太贵就得换大巴或是火车。到了异地，住青旅，吃泡面，肚子饿了去超市而不是饭店。一般要去一个景点前总要去超市买个1.5L的矿泉水和面包带着。这样挺辛苦，但一个旅程也往往并不是那么那么长的日子，一般都是3、4天。所以如果让我成为一个专业的背包客，我恐怕也没有十足的勇气。真正的生活在我们看来，仿佛还是应该遵循着上学、上班、成家立业这样的轨迹。平凡的生活就是这样，好像很难跳脱这样的一个框架。然而在青旅中，你会遇到一些更加“另类”的人。在苏黎世，同宿舍的有一个来自美国的男人。他是一个宗教学的博士，到苏黎世是要在当地的大学做讲座。我很自然地把他想成一个身份地位很高的人。然而他之后又补充到，“你绝对不会想到，我其实是在美国开Uber的”。我们没有深聊，我也不清楚他选择这两种身份地位背后具体的原因。在那不勒斯，同宿舍的也有一个来自美国的男人。他说他已经在那不勒斯待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就不解，如果是旅游的话，他为什么要待那么久。他告诉我之前在英国的時候，钱已经花的差不多了，所以他只能在那不勒斯尝试着找工作赚钱，付青旅欠下的旅费，买之后的机票等等。如果是我的话会怎么办呢？我能够抛弃一切去旅行吗？我能够在没有足够旅费的情况下也敢“出走”吗？又或者，没有钱了是不是就要向父母求助呢？前一段时间看到有一个TED，是说一个人在100天里如何去主动寻求拒绝的故事。我想起来自己在挪威特罗姆瑟的时候，也曾经历过类似的那么一件事，只不过我是真的需求，而且所遭受的结果也是比较“惨烈”。由于之前去的地方都可以用银联取款，因此在旅行前，我没有准备另外的挪威克朗。于是到了特罗姆瑟之后，我发现，我没有足够的现金换取克朗，身上仅有的两张卡，一张是法国的卡，可以用，然而没有钱，也无法透支；一张是银联卡，不是visa，有钱却不能用。于是我就踏上了寻求“拒绝”的征途。我主要的想法是用支付宝转账给中国人，

然后换现金。特罗姆瑟不是挪威的大城市，所以中国游客并不多。于是我就去中餐馆，然而中餐馆的老板大多是移民，一方面不需要人民币，一方面由于当地渐渐“无现金化”的特点，也没有现金给我。一次走进一个中餐馆，我惊喜地看见一桌中国人，他们也是比利时的留学生，然而听了我的讲述之后，他们还是拒绝了。我知道这可能是来源于他们对于陌生人的警惕心，但我还是会有些难过。被拒绝之后我想问路去下一家中餐馆，店员对此很不耐烦。到了下一家又没有见到中国的客人。这次的老板对我的叙述反应也还是比较冷淡。我想借wifi查一下怎么走向青旅。老板问你刚才怎么走来的。我说是从xx家中餐馆走来的，她说那你就原路走回去就可以了。最后通过在巴黎的韩国同学和同宿舍的一个韩国女生的帮忙解决了问题，然而坦白说这还是让我感到比较挫败或是受伤的一次经历。没想到我竟然从“追极光之旅”变为了“找中国人之旅”。



(特罗姆瑟没有拒绝我) 现在我也还时常会闭眼回想自己走在圣日耳曼大道上的情境，那是去巴政必经的一条路之一。走路时，我一般也不太专心，因为周围富有历史感的欧洲建筑总是看也看不够。路边总有很多的咖啡店，店里总是坐着很多人，他们品着咖啡和点心，和同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看着他们，猜想着他们的聊天内容，好奇着他们的生活。



(离开巴黎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睁开眼回到现在，我还是要继续我现实的生活。尽管遇到了很多的人，他们也和我谈论了有关自由的话题。我接受了很多有关生活不一样的看法。然而现实的束缚还是让我不得不继续按部就班地生活、找工作和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我不知道以后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在异国生活。但我依旧感到很幸运可以有这样一次交流的经历，它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它是对于生活的信仰，是面对困境的坦然和勇气。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我可以有能力去实现它，去实现自己对于更大的世界和自由的追求。



(如今宿舍里我的书桌)